



淅江渡口美景

跟着诗词游株洲  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主办

被誉为醴陵人  
文润藜的淅江书院

1.

淅水明秋月，南湖采白蘋。  
荷花娇欲语，愁杀荡舟人。  
——唐·李白《淅水曲》

晨光熹微或者月白风清的窗下，吟哦这首1300多年前的《淅水曲》，一条澄碧、清幽、温婉的河流，便似乎伴着高洁而雅致的琴音，从远古悠悠淌泄而来。

游踪遍布大江南北，时常“登高壮观天地间”的李白，对这条叫“淅水”或“淅江”的河流，一生可谓情有独钟。汉阳病酒，他浮想联翩：“晴起白云飞七泽，歌吟淅水动三湘”；广陵赠别，他意兴逸飞：“天边看淅水，海上见青山”……

或许，到后来，李白笔下的淅水，已不只是那条奔腾的河流，而是一种澄澈、宁静与浩渺的象征，是原始、隐逸而明净流动的美。

这条躺在江南原野的烟波淡蓝间，又飞入《李太白全集》日夜喧腾，哗哗而淌的淅水，发源于江西杨岐山千拉岭南麓。它清逸脱俗，傲岸不群，打破“世间无水不朝东”的自然规律，偏偏向西而流。一江澄碧淌过江西萍乡市、湖南醴陵市、株洲淅江区的山谷、丛林、田园、村庄与市镇，在古镇淅口向身后的群山、原野作最后一次深情回眸，一头扎入沸腾的湘江，尔后向八百里洞庭、万里长江奔涌而去……

淅江是湘江的一级支流，与浏阳河、涑水和耒水一道并称为“小四水”。它有“三百里淅江”的美誉，千里绵延169公里，像一面柔软而悠长的镜子，倒映着巨古的苍穹、云霞与花开花落。它是萍乡、醴陵和淅口三个县市区赖以生生不息的母亲河，千百年来滋润着两岸广袤、肥沃的土地，哺育了无数敦厚、素朴的湘籍儿女。淅江一路跌宕起伏，曲弯向前，肆意铺陈出沿岸画框般的江南风光：阡陌纵横，田园翠碧，人口稠密，物产丰饶，似乎刚刚从吴道子或者张择端的笔端妖娆走出。

淅江何时得名？幽邃的流光深处，早已不可考，但至少从李白所处的唐朝便有了这一芳名。同是唐朝诗人的刘长卿送别归返南岳的友人，便写道：“白云留不住，淅水去无心。衡岳千峰乱，禅房何处寻。”

淅水下洞庭，通长江，达大海，是湘东赣西重要的交通线。帆影如织，人物其行，货物其流，两岸曾密布古渡码头、商埠集镇。李白并非钟情淅水的唯一，其他诸多文人墨客、书生举子也随悠悠的舟楫翩翩而来，在淅水岸边留下了诸多吟咏与佳话。

晚唐诗僧齐己在江岸写诗遥寄江西宜春明月山中的和尚，说“要上诸峰去，无妨半夜行”；“雄风清于老风声”的晚唐才子韩偓，则在水边的靖兴寺前，欣然吟诵道：“一园红艳醉坡陀，自地连梢簇绿萝。蜀魄未归长滴血，只应偏滴此丛多。”……

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”水边还先后兴起了莱山书院、近思书院、文成书院和淅江书院等讲学育才之所，勤习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三节，爱亲、敬长、隆师、亲友之道，苦学舆地、兵法与农经等课程，探索经世致用、报国济民的良方。春风月夜，寒暑易节，学子们的琅琅书声与江上涛声相呼应。一代一代卓异的子弟也携着淅水的灵气与睿智，走入庙堂，走进青史。单醴陵一个县，从隋朝至清末便有进士40多人，举人217人，贡士393人。流光融入近代，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又从这里奋然而起：傅熊湘、程潜、李立三、朱克靖、陈明仁、左权、张子意、宋时轮、耿飚、杨得志……

清代中兴名臣、淅江书院山长之一左宗棠曾撰过一联，悬挂于书院墙上：“一县好山为公立，二度淅水侯君清。”他称颂的是到过书院的两江总督陶澍，但实际也是到过淅水滋润的两岸古今英雄人物。

云山苍苍，淅水泱泱。这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，像弹奏在湘东原野的一根巨大琴弦，弹出了一方富足与安逸、清雅与恬然……

# 从李白的诗歌出发 淅水，一条江的千年变奏曲

张雄文

早年，我曾多次漫步于湘东大地，盘桓于淅江两岸，听清风脚踏于碧水之间，看烟霞聚散于江渚之上。

在醴陵八景之一的状元洲，朝霞穿透乳雾而下，染红了淅江澄碧与两岸苍翠。红绿相间的波光中，状元洲像一暂时收敛“若垂天之云”羽翼的巨鸟默然而栖，又似一艘战船归来的艘艘恬静而泊。洲长约500米，宽约100米，因古谚“洲过县门前，醴陵出状元”而得名。洲上林木荫覆，鸟鸣不绝，令人疑心自己误入幽谷深山。淅水明澈如镜，我缓步而行，听累了啾啾的鸟音，从石栏杆上探出头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与洲上状元阁的倒影接在了一起，一尾游鱼隐在影中。我手臂稍稍一抬，游鱼陡地一惊，倏尔远逝，消失在幽邃的水波深处。

林荫深处点缀几座屋宇。我在屋宇间徘徊良久，细细搜寻毛泽东的踪迹，观览墨痕犹存的红军标语后，又登上了洲头飞檐五重，直冲云端的状元阁。江风裹挟着肆意浩荡而来，频频拉扯我的衣襟，如多年不见的寒暄故友。一时间，我成了这艘艘巨舰桅楼上的一名水手，放眼四顾，古城醴陵全境尽收眼底，两岸或明晃或灰暗的屋舍鳞次栉比，一些瓦屋顶上袅袅升腾着炊烟。远处山峦静默而横，像一道道凝固的厚实屏风，只有苍翠在连绵漫溢。山顶的望江楼孤傲而立，似乎刚从云端跌落而下。脚下的淅水无声流淌，在城中弯出一个硕大U形，两头都渐渐细瘦，消失在茫茫原野尽头。

像畅饮了一坛封存多年的村酿，我沉醉在眼前的画图中，久久不愿醒……

在醴陵县城25公里外的白兔潭镇，我领略了淅江另一种风貌。暮春时节，烟雨迷蒙，山峦远远围裹的一大片盆地间，淅水顺势流淌，盛满时光的久远与沧桑。雨水，波光却依旧浸透碧意，曲着腰身滔滔而涌。堤岸不曾任何修饰，是千百年来河水反复冲刷的原始形态，如火牙差互，曲折前伸。湿漉漉的滩涂也宽窄不一，遍布绿意盎然的杂草与灌木。两岸农舍三三两两，在绵延的屋檐间时隐时现。

我静默在一座苔痕斑驳的石桥上，化成江南春雨中的一尊雕塑。桥下右侧的水面上，一叶小舟随意而横，却非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船头坐着个披蓑戴笠垂钓的老者。偶尔，他会不经意抬起头，向桥上呆立的我张望几眼。

白兔潭是湘赣边界一座百年古镇，也是三百里淅江上第一个重要码头。街道由诸多鹅卵石或青石板铺就，如笔管老人额上一道道皱纹，盛满时光的久远与沧桑。街心尤为特别，青石板上嵌着一溜深深的独轮车辙，无声诉说古镇昔日的繁华。漫步街头，我有些莫名的伤感，似乎听出了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”的古韵。晚清时代与民国初年，这里曾车水马龙，人流熙熙，仅铺面便有南杂、布匹、医药、鞭炮等七八十家。商家厚道又不失精明明的脸上，像暴涨的淅水一般溢满欢愉与满足。

悠悠淅水是古镇的动脉，街面上堆积的货物多由水运运道而来。株萍铁路修通以前，江西萍乡的煤炭被古铜色肌肤的挑夫们一担担挑到镇上码头，再装船，上淅水，转湘江，迢迢两岸旖旎风光后，进抵闹嚷嚷的长沙和武汉，最终化为无数工厂与千家万户炉中的熊熊火焰。

令我感怀的是，淅水还在白兔潭滋养了一代将才陈明仁。一九二〇年，邻乡洪源的青年学子陈明仁考入长沙兑泽中学，毕业后回到清冷的白兔潭小学，做了一名寻常“孩子王”。忙时传道，闲来读书，淅水的涛声与诵经的歌声或温软，或粗豪，不时飘入窗棂。晚霞坠落时，陈明仁也常到江边走走，甚至扑入水中，游几个来回。与淅水寂寞相守三年，他终得其灵气，一举考入了广州的黄埔军校，从此飞龙在天，成为智谋百出的战将。一九四九年八月，那段天翻地覆的岁月里，他与程潜决然通电全国，宣布湖南和平起义，包括淅水在内的三湘大地得以免去兵火的摧残。或许，此时淅水的奔涌，是多年来最欢畅的吧！

在醴陵最西端的石亭镇塘山口村，我又与淅水猝然重逢。那是一个接近端午的日子，初夏的阳

光如刚成年的小子，刚烈而生猛。远山在苍碧深染的云霭下静默环列，圈出一大片绵延、平坦的原野。原野上挨挤着一丘丘稻田，禾苗翻滚的碧波像一群欢腾的孩童，朝远处雀跃而去。村落或聚或散，都被稻田围裹，似乎就要被无边的绿意吞没。一道水流从远处山脚溶溶而来，在原野上溜达一阵，蓦然拐个弯，又从另一方山脚滔滔而出，消逝在山峦深处。堤岸是一溜葱郁而浓密的灌木，一株粗壮的老树向水面倾斜，苍道的枝干遮掩了半个河道。几只鸭子在河面惬意觅食，偶尔将头探入水中，又猛地拔出来，仰着脖颈大口大口吞咽。一条绿色的鱼儿挣扎三两下，残存的半个身子便消失了在鸭子扁长的嘴里。

“这是什么河？”第一次来塘山口村，路上又一直缩在窗膜幽黑的小车里，我有些懵懂。

“淅江！”这里是陪同友人的老家，话语里便溢满自豪。似乎他乡偶遇故知，我眼里也瞬间淌出异光。

蓦地，一阵咚咚的鼓声隐隐传来，急促而幽妙，陌生又熟悉。孩童时代，在老家冷水江的资水岸边，我曾为这声音而激荡，甚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但成年后远离家乡，再也不曾真切听过了。端阳将至，莫非这里也划龙舟？

我疑惑时，友人微微一笑，引我踩着田埂，穿越田垄，拐过河湾，一道笔直的河面豁然呈现眼帘。岸边，一群老少拨开堤岸灌木丛，或者立在河滩上，笑意盎然望向河面。一只瘦长的龙舟正靠岸歇息，满船汉子赤了胳膊，胡乱揩着脸上的汗水或水滴，偶尔也有一两人侧身于水，互相擦水嬉戏。另一只龙舟正如脱笼之鸟，劈斩波浪，迅疾向前飞驰。船头挺立一个着橙黄救生衣的汉子，手中木槌急促起落，面前的红色圆鼓便雷鸣般响起来。船舷坐着两排穿着相同的精壮汉子，激昂的鼓点声里，他们喊着震天的号子，身子一律前倾，手中的桨伸入水中划动不止，极像爬行中蜈蚣密集的腿。不同的是，蜈蚣的腿有先有后，速度过于舒缓，木槌则如鼓风与号音齐落，齐整划一，速度也快疾如风。一时间，裹着绿意的蓝天、山峦、稻田与村舍，都似乎沉浸在满河的鼓声、号声和欢笑声里。

这是最质朴的乡野淅水图。我凝神观看良久，也漾着笑脸，寻觅小径，下到河滩，在铿锵的鼓点中掀起一捧河水。水极清冽，手有些微凉。将水洒洒河中，微波激荡，悠悠涌向下游，已寻不见刚才手中那一捧了。我蓦然想，这些水其实比寻常更为一隅的我幸运，它们到淅口转入湘江直入长江，能游历长沙、岳阳、九江、芜湖、铜陵、扬州、南京、南通和上海，阅尽风情人情，遍览繁华富庶后，又登堂入室或者跨进龙门，涌入莫测深高的汪洋，见识摄人心魄的飓风与狂澜……

胡思乱想间，友人突然将我唤醒，我也哑然失笑，两只龙舟早已消逝在河道的拐弯处。此番来，我其实是想寻觅塘山口村一代狮子张子意的些许痕迹。他是红军战史上熠熠的星座之一，先后担任过红八军、红六军团、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。长征路上，他留下了一部珍贵的《长征日记》，记录了雪山、草地的点点滴滴。一九五六年起，他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。一九八一年六月，淅水的龙舟鼓点又开始激荡时，身在京城的他带着对家乡的无尽渴望，驾鹤归去。

依旧奔涌如昔的淅水，见证了张子意多年前的足迹：灯下苦读，考上长沙长沙郡中学，与任弼时、李富春、陈赓和萧劲光等英烈们是前后校友；毕业后回醴陵乡下教书；仍然书生意气，每每挺于滩头啃书嚼笔；一九二七年一月，他以北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身份，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农民运动调查会；随后又投身秋收起义，组织队伍在老家山水间打游击，不久剑指醴陵县城，发起震惊湘湖的“年关暴动”。

多年后，我徘徊于牛筋草、马齿苋、芥菜、蕹菜与各种灌木遮蔽的淅水堤岸，似乎依旧能听见当年暴动激越的号角声；而脚下的江水，或许也依旧隐忍着它疾步如飞的身影。

李白笔下澄澈、苍碧如许的淅水，杜甫身影与诗情长相依偎的清波，淌过千百年的寒冬炎暑与风晨雨夕，流入21世纪后，却像一个沉疴在身的老者，躯体枯瘦，面色灰黑，血流滞涩，澄碧与雅致已是昔年幽梦。

淅水怎么也没想到，一段时间里，她滋养的两岸众多儿女，为了追求云中楼阁的所谓好日子，将过去田园诗般的宁静、恬然与安康弃之天外。他们已不再似先辈们的敦厚、素朴，不屑跪乳反哺，为博取幻梦中的金山银山，屡屡戕害这条仁慈的母亲河。

那天，朝阳被灰蒙蒙的云翳久久遮蔽，我徘徊在淅口的淅水岸边，水面已非“桥边碧色是湘流”，浑浊而黯淡，缓缓漂着一团团塑料泡沫、编织袋或者辨不出何物的弃物。往昔鱼虾追逐、嬉闹而荡出的圈圈涟漪，也早已沉寂，如不知归何处的隐士。一株蒙尘的垂柳下，我与一位晨练的老人相遇，聊起了眼前的河流。他眉头皱出道道沟壑，你闻，河水都臭了，平时洗手都发痒，更别说下河洗澡了。他指指不远处一个浓烟滚滚的烟囱：那家厂子就是罪魁祸首，一造孽啊！

在醴陵乡间某地，一位执教鞭的年轻人指点正在忙碌采砂的淅水江面，对我痛惜说：“这一两年，不说的，先非法采砂就让母亲河面目全非。前些天，采出的深坑还淹死了一个游泳的人。”河边的柳叶深处，一只隐伏的蝉鸣和着年轻人的声音，似乎在撕心裂肺呐喊：救救母亲河……

我心内隐隐作痛，此后许多年，再不曾亲近淅水。

这些年，“还淅江一江清水”的誓言与号角不绝于耳，淅水两岸从省市到乡镇、村也都建立了河长制，鱼虾、白鹭又回来了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和网络。我似乎听到了淅水欢快奔涌的声音，又有了李白“天边看淅水”的冲动。于是，借了一个机缘，我驱车50里，重新站在了白兔潭的淅水边。

太阳正缓缓西斜，霞光染红了两岸。清澈的水流淙淙而涌，像一首钢琴曲在流动。水面晃着点点金光，却不妨碍接纳广袤的天光云影，令我瞬间想起范仲淹“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”的句子。河滩上，果然有一群白鹭，或悠然踱步，或沉默将长嘴伸入水中。高兴了，展开翅膀飞了起来，挨着水面转一圈，又翩然落地，像武侠小说里飘逸的侠者。

暮地，视野里出现了一位汉子。他弓着腰，左手提蛇皮袋，右手伸一把火钳，正在捡拾什么。我寻路下到河滩，和汉子闲聊起来。他个头不高，憨憨而笑，露出一口不整齐的黄牙。他姓彭，是村河长办签约应聘的河道保洁员，白兔潭像他这样的保洁员还有60多人。

老彭说：“我们每天从早上开始清沟河道，看看河里有没有垃圾，有没有人下河电鱼、毒鱼。”说着，他又兀自往前去了。我望着他被霞光包裹的背影，笑意似乎还在他的后背悠悠漾开……

追着三两只白鹭的身影，拐过一道河湾，我又巧遇了一位正在巡河的民间河长。她姓姚，50来岁，身材瘦小，头发束成马尾，白色衣服上套件天蓝色志愿者马甲，霞光中格外醒目。聊起守护母亲河的起源，她说，其实挺偶然。2012年，她参与了一些环保公益宣传活动，呼吁老百姓尽量减少开车以节约有限的石油资源，减少大气污染，守护蓝天白云。“几场活动下来，我自己受到的教育最多。不仅学到了许多以前未曾知晓的环保知识，也意识到保护地球家园的重要性和紧迫感。”她笑道。

随后，她组建了“碧水蓝天”行动志愿者团队，利用周末和假期开展净滩与巡河活动，清理河滩垃圾，劝阻乱堆乱倒垃圾的行为。她有收获，也有苦闷。一次，有个汉子随手将烟蒂丢入淅水，还为自己弹出一道弧形洋洋得意。她给他递过一份宣传资料，请他以后不要乱扔。没想到，汉子将宣传单狠狠往河中一丢，嘴里骂骂咧咧“关你屁事”，转身扬长而去。顿时，眼泪在她的眼眶打滚，但她还是忍住了委屈，默默下到河滩上，用棍子小心翼翼地将被丢去的宣传单挑上来。

后来，她成了一名民间河长大队大队长。我问及当了“官”的感受，她笑笑说：“有这个‘官衔’，比以前做单纯巡河志愿者，事情更多了。我主要是希望带领更多的人投入到环保行动中。”她说，她喜欢巡河。淅水母亲河悠悠流淌，铺陈出两岸秀美风光，永远也看不够。每次巡河，她除了发现环保问题、奔走解决外，还会用手机拍下很多感人的瞬间与美不胜收的风景：绚烂的野花、摇曳的垂柳、乳白的雾霭、金色的晚霞、可爱的水鸭、荡漾的碧波……

“哪天你再来，我给你看保存的相片，真的很美！”她说。

我笑着答应。与她告别后，我沿河边走了一段又不经意回过头，她仍然站在霞光里目送着我。我想，已无需看她的照片，她就是最美的风景……

晚霞还在天边燃烧，天地间像铺开了一幅绚烂的壮锦。我心内感慨着：李白笔端的淅水又回来了……

07

株洲日报

# 神农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

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张武  
2022年10月18日 星期二 28833906



盛康·国际颐养苑 29年专注养老托残 班车接送实地考察  
地址：株洲市芦淞区枫溪街道曲尺村盛康国际颐养苑 联系电话：28838888  
扎根本土 不忘初心 心系民生 服务社会  
本案由株洲日报社纸媒运营部独家设计、策划。执行人：唐先生13873328648（微信同号） 广告